

青兒英雄傳



钱世明 著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钱世明 著

青兕英雄传

青兕英雄传..... 1

高平之战..... 95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两个故事，一个《青兕英雄传》，一个《高平之战》，均是作者根据有关史料，繁衍成篇。

《青兕英雄传》是写宋代著名文学家辛弃疾，在反对金国贵族侵略，举行起义的过程中，智勇双全，克服重重困难，进行斗争的故事。表现了伟大作家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。

《高平之战》是写五代时，后周的英明君主柴荣（即郭荣）初立，即战胜了北汉国的入侵，为后来中国的统一打下了基础。整个战役敌我双方的斗争复杂错综，在中国战争史上，也是一个较好的以少胜多的战例。

青 兕 英 雄 传

钱世明 著

*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牛栏山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 5.125印张 115千字

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5,300册

书号：10267·34 定价：0.82元

序

党的三中全会以后，万象更新，文学园地里过去寥若残星的历史小说，于今也繁衍成惹人注目的一片嫣红姹紫了。我自己感到高兴的是，四年多来，我在历史小说的苗圃上，也植栽了一些小花小草。现在奉献给读者的《青兕英雄传》，是我的第四本历史小说，由《青兕英雄传》和《高平之战》两个中篇合辑而成。

《青兕英雄传》写的是宋金对峙时期伟大的词人辛弃疾青年时代的故事。“青兕”是一种猛兽，样子象牛。据《尔雅》：“兕似牛”。郭璞注：“一角，青色，重千斤。”与犀牛很相象。“青兕”是辛弃疾的“外号”。《宋史·辛弃疾传》中记载了这个“外号”的来由：辛弃疾二十二岁那年参加耿京的抗金义军时，追拿叛徒义端和尚。义端被追获后，说：

“我识君真相，乃青兕也，力能杀人，幸勿杀我。”所以后人即以“青兕”代指辛弃疾。很多人都知道辛弃疾是位成就卓著的词家，其实，他还是一位能冲锋陷阵的将才呢！《青兕英雄传》就是描写辛弃疾青年时代在山东参加义军抗金的故事，表现了他英武如青兕的一面。

《高平之战》是以五代后期、公元九百五十四年后周、后汉高平之战为素材写成的。当时周主柴荣（即书中的郭荣）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，他为了实现中国的统一，与位于现今山西境内的北汉进行了一场战争。高平之战也是中

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之一。以小说的形式反映这次战争，描绘柴荣这位历史上的杰出人物，我认为应该是需要的、需要的。

这两部中篇都是以史实为依据写成的，但并不是史传，而是做了虚构加工的小说。我认为历史小说，应该以史为筋骨，以文为血肉，才既不失史之真实，也不失小说之特色。历史小说不能没有虚构。虚构一些合乎历史真实的顺情入理的故事，是塑造人物性格的手段。摒除了虚构，也就不存在小说了。《青兕英雄传》与《高平之战》相比，前者虚构得多些；后者少些，是演义性质的。正因为历史小说有虚构成分在内，所以不能当历史看。史终究是史，小说终究是小说，既不可以文（小说）证史，也不可以史衡文。我写历史小说，就是依循我的这个主张的。我虚构的部分，都是属于重要史实中人物的具体活动。对重要史实，绝不敢妄造，也不允许妄造。因为那样一来，历史小说的存在背景就失去真实了。历史是不能虚构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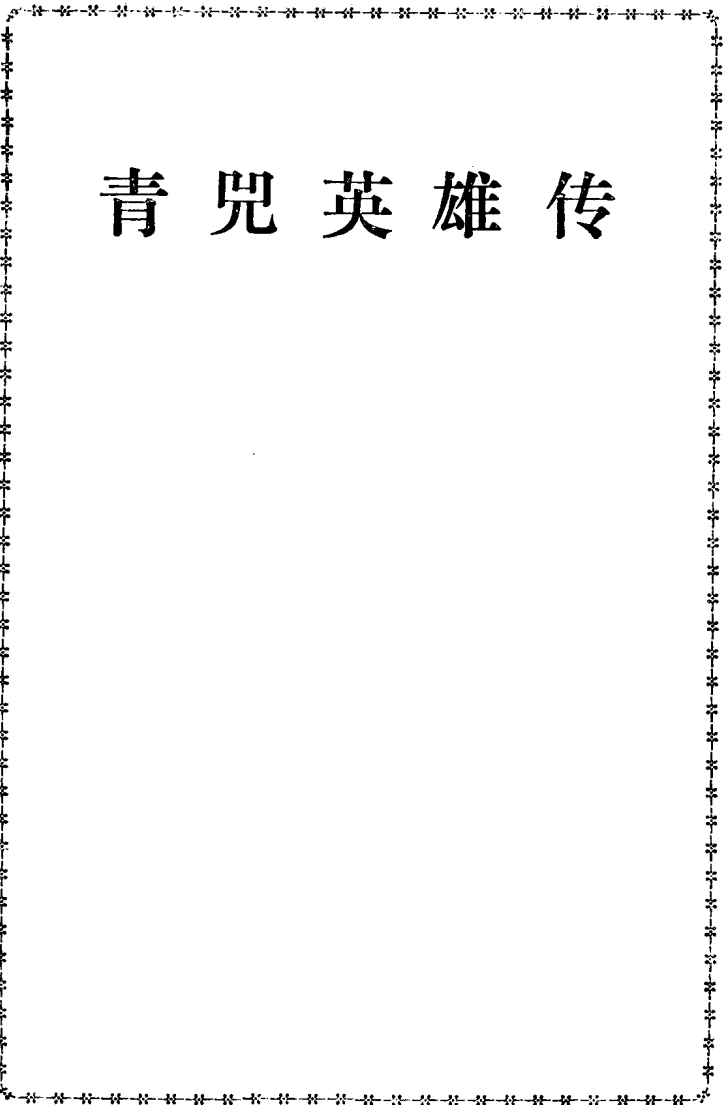
我爱写历史小说，今后还要不断写下去，并把它做我的创作主流。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耕耘园地，播种他善于种植的品种。这就如农民中有棉花王、西红柿王一样，我们不能责备他们不致力于种玉米、高粱吧？

感谢农村读物出版社文教组的编辑同志们，是他们把我的作品第一次专诚“投放”到广阔的“农村市场”，呈献给众多的农民读者。

这本书在写作上肯定还存在这样、那样的不足，谨望广大读者指正。

钱世明

一九八四年九月于北京



青兕英雄传

金国海陵王完颜亮做皇帝时的正隆二年，即公元一千一百五十七年春三月之初，莽莽苍苍的燕山古长城上还留着几天前降下的一场春雪，颓破的城垣上生长的野树，伸着尚未苏活的枝杈同下边的枯草一起在料峭的山风中抖瑟着。

一个头戴大沿毡笠，身穿墨绿暗花棉袍，腰系桔红色丝绦，佩戴长剑，脚穿高筒青靴的人，迎风立在古长城的残垣上，凝神眺望着山川关塞的雄浑景色。

从山下弓着腰爬上一个老家人，六十多岁了，身子骨倒还硬朗，他爬到离城墙不远的地方，直起身抬头叫道：

“公子，咱们走吧，晚间还要赶回檀州打尖住店哩。”

城上的人转过身子，圆润的脸上，一双挺劲的剑眉下闪着一对炯炯放光的眼睛，他一笑，自然地在老家人面前流露出一股少年的稚气，说：“我正要下去呢。古北口方向来了一队马车辎重，足有百十多辆，官兵押送着。”

老家人回头往远处山下大路上眯眼看去，果然有一队车马如皮影人儿大小，拉成一线向南走去。

少年挽着老家人往山下走，他们的马就拴在半山腰的一棵老树上。少年说：“完颜亮自打天德五年（一一五三）把都城从会宁府迁到燕京，改元贞元元年以来，迄今三、四年间，不断把女真人往中原迁，这队车马十之八九又是从漠南迁往内地的女真富户。”主仆说话间，到了马前，解了绳

子，少年先扶老家人上了马，老家人忙笑道：“应该我伺候公子上马，公子反倒扶我……”少年说：“四年前咱们第一次到燕京来的时候，你还抱我上马呢，如今我不是大了吗？你老了，我扶你一把，有什么不可？”说着，左脚认上镫，跳上马背。两人缓辔顺山路下来，上了大道，便一抖缰绳，放马跑起来。马蹄在碎石土道上奔跑，踏出呱哒呱哒的声响。路边的山忽高忽低，忽有忽无地从他们身旁掠过，树林水泊夹杂在无山的空隙里，也一闪就转到马后去，又被山遮住了。驰出五里多路，只听前边山后传出一片人声，嘈杂喊叫似在开仗。少年说声：“老人家，咱们看看去。”便一拨马头，抢先上了山，老家人也忙随后跟上来。到了山岗上往下一看，果然在四周是山的一片空地里，有一伙农民打扮的人，手执刀枪和锄、锹正喊叫着赶杀二十多名金兵，百十来辆马车已被另一伙农民劫去了。

“老人家，刚才咱们看见的那队马车，在这儿被劫了。”少年说。

“劫得好，劫得好。”老家人眯着眼眺望，“一定是聚集山林的好汉们干的。”

忽然他们发现一个骑马的金将掉转马头冲出战阵，向原路跑回来，而那些农民都是步战，虽然撒开腿追，哪有马跑得快？少年赤楞一下拔出长剑，飞马冲下山岗，正好拦截住从山后跑来的金将。

败阵的金将刚逃出山口，猛然看见从斜刺里杀出一匹战马，马上的少年挺剑向他胸口刺来，吓得一惊，忙用手中的刀往外一挡。两马一错镫，少年反手一剑砍下，金将惨叫一声掉下马去。这时追赶金将的十多个农民转过山来，一见少年杀了金将，都欢呼着跑到少年马前。其中一个身量高大、

黄脸膛的中年汉子，提着刀一抱拳说：“英雄一剑就刺死了金国百户长，佩服，佩服！”

少年忙跳下马，收起剑，拱手还礼。这时，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和尚来，右手倒提着戒刀，左手抓住少年的袖子，两眼露出惊喜的目光，说：“这不是幼安吗？”

“哦？”少年一看和尚，也欣然地说：“这可是他乡遇故知了！义端师父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”

义端笑着对高个大汉说：“大哥，这不是外人，是我家乡的好友，有名的少年才子辛弃疾，表字幼安。”又对名叫辛弃疾的少年说：“幼安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结义的大哥，姓王名友直，是大名府人氏。”

王友直仔细打量一阵辛弃疾，连连点头赞赏说：“我听义端提起过辛公子，他说你文武双全。文，我不懂，我是个只认识自己名字的庄稼汉。武嘛，我倒是从小就练。辛公子刚才这干净利落的几招，我都看在眼里，真是名不虚传。”

辛弃疾红着脸说：“过奖，我这头一次对阵，算是发了个利市。”

众人都痛快地笑了。一个小伙子跑过来对王友直说：“大哥，车马是夺下来了。放到哪儿呀？”

王友直想了想，说：“你领二十个弟兄，送回大名府去，行吗？”

小伙子一拍胸脯：“行。”便转身跑了。

义端对辛弃疾说：“辛公子，你平日也是谈论收复宋室江山的，不瞒你说，王大哥和弟兄们实在受不了金人的欺侮，准备拉起人马起事。我们这次北来，是要到北边买马去的。”

辛弃疾点头说：“好。王兄，小弟祝你成功啊！”

王友直说：“辛公子，我们还要赶路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
辛弃疾和幸福上了马，和王友直等拱手作别，催马继续奔向檀州，王友直和义端率二十多人自向古北口方向去了。

二

金代檀州就是今天的密云县。辛弃疾主仆二人到檀州道内的时候，已经是黄昏了。他们在鼓楼南大街，找了个招商客店住下。店小二把两匹马拉到马厩去喂料，主仆一进房里，幸福就用手一扞胸口，往门框一靠，长吁一口气说：“公子，刚才在金营，你可吓死我了。”

“老人家，我这不是依然好好活着？”

“这会儿提到嗓子眼的心，才刚刚落下。”

“快歇歇吧。”

幸福走到炕头，靠着墙一歪。辛弃疾微笑地看着这尊敬的老仆人，捧了一碗热茶送过去：“老人家，喝点水吧！”

幸福忙站起来，双手接过茶碗，无可奈何地看着辛弃疾说：“公子呀，你可别再干吓死我的事了。”

辛弃疾一笑，说：“老人家，胸有成竹，就可以化险为夷。”

幸福摆着手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的大公子，我是服了你了。唉，前一次到燕京来，你毕竟是个十四岁的举子老爷，我在吃喝凉热上多费些神照料你也就是了，现在你是十八岁的举子老爷了，人大了，胆子自然也大了。我没有你的

才学和胆量，遇到刚才那种事，我怎能不替你捏一把汗呢？”

店小二推门走进屋来，幸福不再说了，店小二问：“客官吃晚饭，叫些什么饭菜？”辛弃疾一摆手说：“已经用过饭了。”店小二退出去了。

辛弃疾取出笔砚和纸本，幸福把油灯点着，辛弃疾就把白天在古北口一带见到的山川关塞形势，一一记在本上。当他写到檀州城东五七里处驻有金屯田兵营时，不由想起在那里发生的事情，噗哧一声笑了。

原来他们主仆与王友直等分手之后，策马奔驰在檀州道上，到了檀州城东，见有一片兵营座落在前面，又见有不少骑马乘车的、步行的人络绎往兵营栅门里进，守门的金兵客客气气地往里让，听得一阵阵鼓乐声从营中传出来。辛弃疾两次北行的目的，是奉他祖父辛赞之命，一来观察北方的地理形势、关口要塞的所在，二来就是注意金兵屯扎的地点和各地粮仓的位置。了解这些，是为了做到心中有数，为他日起兵抗金做准备。所以此时他不由心中一动，毕竟是少年的性情，既敢想，也敢为，他对幸福说：“老人家，我想这军营里吹吹打打，一定是有什么喜庆事，我要进去看看。”

“什么？简直是小孩子胡闹！”幸福连连摇头。

只见从军营中走出一个头戴白毡帽盔，身穿团花绿布棉袍，手里提着一只唢呐的老吹鼓手，待他走近了，辛弃疾勒住马问：“请问今天营里有什么庆会呀？”

老吹鼓手说：“相公，今天大营主将平章哈里赤的公子过满月，哈里赤大宴亲朋，征集本地的文人们作诗祝贺。”

“噢。”辛弃疾眼睛眨了眨，心里有了主意。又随便问了句：“你不在里边伺候，怎么出来了？”

“我去叫孙村的吹鼓手们去。”老吹鼓手说完去了。

辛弃疾回头对幸福说：“老人家，吃他的喜酒去，就势看看金兵的兵营里是什么样子。”说完，一抖缰绳就跑向大营营门。幸福的心一下子就跳到了嗓子眼，忙追在他后边说：“公子，你这是要玩命呀！金营岂是随便可以去的？”辛弃疾只做耳旁风，驰马与已往营里走的宾客们夹杂一处了。幸福暗暗叫苦：“这孩子也太任性了。”没法子，只得催马追上，跟在后边。

守营门的军卒们只道辛弃疾也是来祝贺的客人，恭敬地往里让，辛弃疾也大模大样地缓辔而入。

沿着营中甬路，辛弃疾边行边向两边张望，见一座座毡帐排列有序，暗道：“我第一次进金兵营盘，如此看来，金兵设营还真严整。”

来到中军营的大帐，中军官在帐外迎候来宾。辛弃疾下了马，幸福接过马缰，与其他宾客的随人们一起，把马牵到西边空地上去了。辛弃疾进了大帐，一看，筵席已开，他被让到靠边的一张桌旁，同几个不相识的人一起席地而坐。只见前面主人席上，站起一个干瘦的四十多岁将官，端起酒杯笑吟吟地说：“小儿满月，蒙亲朋光临，荣幸之至，请各位同饮此杯后，看在座文士们当筵赋诗佐兴。”于是，座中人都举杯同饮了。又见二十多个青年侍女，都捧着文房用具，分别放在筵席当中和各个角落。当下就见客人们互相纷纷推让开了，帐内一片喧杂声起。不一会儿，果然有不少文士提起笔来，有的拈着胡须晃脑袋，有的倒背手仰着脸儿眨咕眼儿，有的用笔管敲脑袋，有的直眉瞪眼……都在思索诗句。过了些时候，已纷纷脱稿，一个端丽的侍儿把那些诗一篇篇地朗读，众人则听一篇便喝一阵采，作诗的则更是满脸得意之色。辛弃疾听着那些充满奉承言辞的诗，只是冷笑。哈里赤

兴致勃勃地听着那些半通的诗时，却发现一个少年傲然而坐，一副讥讽的神情。哈里赤觉得从未见过这个人，便对一个侍儿说了句什么，那侍儿便托着笔砚纸张径直来到辛弃疾面前，先把文具放在桌上，而后行个番礼，说：“平章请相公赐诗一首。”辛弃疾一摇头，说：“我不会作诗。”这时哈里赤也来到辛弃疾面前，问：“相公尊姓大名？”辛弃疾站起来回答说：“辛弃疾，山东济南府人，上京应试，三场考试之后，出京闲游，路过此地，听说将军喜得贵子，特来祝贺。”

“噢，原来是应试的举子，一定是年少饱学，怎能不会作诗？”

“诗，乃是言情咏怀之事，倘成了应酬的工具，即便一口气作出一百首，能叫诗吗？”

这一句话，不但使哈里赤愣住了，也使那些正在摇头晃脑，自觉吟诗有味的文士们像脑上泼了一桶冰水般地呆住了。在这样欢欢乐乐的场合，辛弃疾的话实在是大煞风景。哈里赤心里冒火，但他仍表现出一种儒雅的风度，嘿嘿笑了笑，问：“辛相公所论很有道理。如果吟诗不好，怎样做才算为小儿满月的好日子增添吉祥呢？”辛弃疾一仰脸，说：

“将军既为一营主帅，理应以武事助兴，才不失本色！”哈里赤迟疑地看看辛弃疾，辛弃疾立即接下去说：“将军既然好诗，颇具儒将风度，岂不闻《礼记》云：‘国君世子生，射人以桑弧蓬矢六，射天地四方。’请将将军立即演武，罢宴。”这一席引经据典，既否了眼前的吟诗做法，又饶有奉承味儿的话，虽不多，却打动了哈里赤，他拈须晃脑地说：“不错，不错。来呀！”传令官忙跑过来。哈里赤说：“传我的令，调一百马弓手，操场待命！”传令官出去了。哈里赤又对众宾

客说：“有文不可无武，诸位刚才作诗，才华丰茂，为今天的喜宴大增光彩了，现在就请各位同往演武场看看我大金将士的骑射，以佐各位文士的诗兴。”由于他这话说得既不臊吟诗者们的面皮，又转吟诗为演武，所以，众人齐说：“极妙，极妙。”辛弃疾正中下怀，暗喜道：“我正想见见金兵是如何操练的呢。”

幸福在大帐外，与宾客的从人们一起坐了几桌，一同用餐。他哪里吃得下去？心里只是惦记着帐内的小主人，他为辛弃疾的贸然行动担忧。好容易见辛弃疾随众人走出大帐，以为要离开这里，忙上前刚要说话，辛弃疾笑道：“别急，我们随将军去看骑射。”他的态度从容，反使幸福惊讶不已，只好退到一边，眼望着众人谈笑风生地往大帐后去了。又过了半个多时辰，只听演兵场上鼓声咚咚，欢呼声不断传来。后来，哈里赤又把众人引回大帐，又过了片刻，才见他亲自把辛弃疾送到帐外。这样，幸福才带过马来，与辛弃疾出了金营。一路上，幸福说：“我的公子，你也忒大胆了。”说着把头额一抹，叫辛弃疾看他手上的汗水。辛弃疾笑道：“老人家，我这次可是看见金兵骑射了，果然训练有素，射术也精。难怪辽兵被他们打败，又夺了宋室半壁江山。看来辽人过去说的‘女真不过万，过万无人敌’的话，并非是没有根据。我将来要是和他们作战，真不能轻敌。”幸福说：“好，你现在还是金朝的举人，就想到与金兵作战的事了！”“兵法上说‘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’我这番闯了一趟金营，虽有些莽撞，但是收益不小，冒点险并非不值得啊！”辛弃疾说罢，一抖缰绳，那马飞似地驰向檀州，把幸福的坐骑落下老远……

此时，辛弃疾在纸上记完了要记的东西，收起本子和笔

视，听外边已经敲起定更天的梆子声，便和幸福洗了脚，上炕睡下了。

三

金朝的燕京东南有一座唐朝修建的古刹，名叫闵忠寺。这座宏大的寺庙前后三层大殿，院中遍种丁香树，游人来到庙门，就已闻到了香清幽幽的香气了。辛弃疾从檀州回到燕京，就带幸福到闵忠寺来。他是不信佛、道的儒生，而是慕古寺之名来瞻观。幸福这个老人是信佛的，一进大雄宝殿，辛弃疾背手仰面看那正中莲台上的三座佛像，右边是过去世的迦叶佛，中间是现在世的释迦牟尼佛，左边是未来世的阿弥陀佛。都是铜铸的，法相庄严和善。两边分塑着十八罗汉像。幸福一进殿门，便拈了香点着，插入香炉，虔诚地跪倒在黄缎面的蒲团上，叩起头来。接待他们的和尚便忙退立到香案左边，击起铁磬。磬声深厚宏亮，嗡嗡声伴着香烟，萦绕在大殿中。幸福磕完头起来，还从怀中掏出一把铜钱，哗啦一下放进写着“广种福田”的箱子里。这就是撷香钱。从大雄宝殿出来，幸福说，“公子，你不给佛爷磕个头，上股香？”辛弃疾微微一笑，低头沉吟一下，扬起脸念了一首诗：“屏去佛经与道书，只将《语》、《孟》味真腴。出门俯仰见天地，日月光中行坦途。”意思是佛经、道书都是该抛弃的，只有儒家的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书，才如同日月照亮了人们积极入世，为国效力的路途。幸福听了，隐约也明白，便

说：“对你真没办法。依我说，还是该敬佛，不修今世还修个来世呢！”辛弃疾哈哈笑了，说：“什么今世、来世，都是胡扯，人活着的真正意义，还是报国为民。”幸福自知说不过他，也不再言语。忽然，从殿角下的丁香树丛里走出一个人来，拍着手笑道：“幼安是地地道道的孔门弟子嘛！”辛弃疾和幸福一看，那人白净脸儿，二十四五岁年纪，原来是辛弃疾的同窗学友党世杰。党世杰字怀英，他是和辛弃疾同道来燕京应试的。

“怀英兄，你也来了？”辛弃疾忙上前握住党世杰的手，问：“三场考试，一定很得意吧？”

党世杰笑道：“还好，礼部发了榜，侥幸中了进士甲科。”

“可喜可贺！”辛弃疾拱拱手表示祝贺。

党世杰说：“幼安，你既抱济世之心，为什么到了燕京，不参加考试，却跑去游山逛水？这和你刚才的尊儒辨佛的说法岂不背道而驰？”

辛弃疾一笑，说：“人各有志。”便用手往后殿一指，把话转了题，“走，到那边看看去。”

党世杰和辛弃疾同是名儒刘瞻的高足弟子，文才都很好，在山东家乡被人并称为“辛党”，但他热中于金朝的功名利禄，所以积极到燕京应试，而对辛弃疾的抱负却一无了解，对他来燕京的真实目的，也当然更不知道。故此，他又问：“幼安，你既要济世，不求取功名，不得一官半职，如何能实现抱负？”辛弃疾只是淡淡一笑，并不回答，却说：

“这寺中的丁香花开得如此繁盛，倒是一个奇观。”党世杰见他避而不答，也不便再追问，嘿嘿一笑罢了。

二人游完了闵忠寺，同出山门，党世杰问辛弃疾住在什